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大唐新語 第九章 忠烈

李玄通刺定州，為劉黑闥所獲，重其才，欲以為將軍。曰：「吾荷朝恩，作藩東夏，孤城無援，遂陷虜庭。常守臣節，以忠報國，豈能降志，輒受賊官。」拒而不受。將吏有以酒食饋者，玄通曰：「諸君哀吾辱，故以酒食寬慰。吾當為君一醉。」謂守者曰：「吾能舞劍，可借吾刀。」守者與之。曲終，太息曰：「大丈夫受國恩，鎮撫方面，不能保全所守，亦何面目視息哉！」以刀潰腹而死。高祖為之流涕，以其子為將軍。劉感鎮涇州，為薛仁果所圍，感孤城自守。後督眾出戰，因為賊所擒。仁果令感語城中曰：「援軍已大敗，宜且出降，以全家室。」感偽許之，及到城下，大呼曰：「逆賊飢餓，敗在朝夕。秦王率萬眾，四面俱集，城中勿憂，各宜自勉，以全忠節。」仁果埋感腳至膝，射而殺之。垂死，聲色愈厲。高祖遂追封平城郡公，諡曰「忠壯」。

常達為隴州刺史，為薛舉將作政所執以見舉，達詞色不屈。舉指其妻謂達：「且識皇后否？」達曰：「只是一老嫗，何足可識？」舉奇而有之。有奴賊帥張貴問達曰：「汝識我？」達曰：「汝逃奴耶！」瞋目視之。大怒，將殺之，人救獲免。及賊平，高祖謂達曰：「卿之忠節，便可求之古人。」詔令狐德棻曰：「劉感、常達，當須載之史策。」後復拜隴州刺史。

堯君素為隋煬帝守蒲州，頻敗義師。高祖使屈突通至城下說之，君素悲不自勝。通泣謂君素曰：「義兵所臨，無不響應。天時人事，可以意知。卿可早降，以取富貴。」君素曰：「主上委公以關中甲兵，付公以社稷名位，若自不思報效，何為人作說客耶！」通曰：「我力屈。」君素曰：「當今力猶未屈，何用多言？」通慚而退。高祖又令其妻至城下，謂之曰：「天命有歸，隋祚已盡，君何自若，陷身禍敗。」君素曰：「天下名義，豈婦人所知！」引弓射之，慟哭而去。君素尋知事必不濟，要在守厄，數謂諸將曰：「隋室傾敗，天命有歸，吾當斷頸以付諸君也。」俄為麾下所殺。後太宗幸河東，嘉其忠節，贈河東刺史。

屈突仲通，隋煬帝所任，留鎮長安。義師既濟河，通將兵至潼關，以禦義師，遂為劉文靜所敗。通至歸東都，不顧家屬，文靜遣通子壽往喻之。通曰：「昔與汝為父子，今為仇讎。」命左右射之。乃下馬東向哭曰：「臣力屈兵散，不負陛下，天地鬼神，照臣此心。」洎見高祖，高祖曰：「何見之晚也？」通泣曰：「不能盡人臣之節，於此奉見，為本朝之辱，以愧相王。」高祖曰：「忠臣也。」以為兵部尚書。

蕭瑀，貞觀初為左僕射。太宗謂之曰：「武德六年已後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而未定也。我當此日，實不為兄弟所容，實有大功而不蒙賞。卿不可以厚利誘，不可以刑戮懼，真社稷臣也。」因賜詩曰：「疾風知勁草，板蕩識貞臣。」又謂之曰：「卿之守道矜身，古人無以過也。然善惡大明，有時而失。」瑀謝曰：「臣特蒙訓誡，惟死忠良。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。」七年，與長孫無忌等二四人圖形於凌煙閣。

安金藏為太常工人，時睿宗為皇嗣。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，則天令來俊臣按之。左右不勝楚毒，皆欲自誣，唯金藏大呼，謂俊臣曰：「公既不信金藏言，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。」則引佩刀自割，其五臟皆出，流血被地，氣遂絕。則天聞，令舁入宮中，遣醫人卻內五臟，以桑白皮縫合之，傳藥，經宿乃蘇。則天臨視，歎曰：「吾有子不能自明，不如汝之忠也。」即令停推。睿宗由是乃免。金藏後喪母，復於墓側躬造石墳、石塔。舊源上無水，忽有湧出泉。又李樹盛冬開花，大鹿挾其道。使盧懷慎以聞，詔旌其門閭。玄宗即位，追思金藏節，下制褒美，拜右驍衛將軍，仍令史官編次其事。

李多祚，鞞鞞酋長也，少以軍功，歷右羽林大將軍，掌禁兵。神龍初，張柬之謂多祚曰：「將軍在北門幾年？」曰：「三十三年。」柬之曰：「將軍擊鼓鐘鼎食，貴寵當代，豈非大帝之恩。將軍既感大帝殊澤，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宮，易之兄弟欲危宗社。將軍誠能報恩，正在今日。」多祚曰：「苟緣王室，惟相公所使，終不顧妻子性命。」因立盟誓，義形於色，遂與柬之定策誅易之等。以功封遼陽郡王，實八百戶。後從節愍太子舉兵，遇害，睿宗下詔，追復本官。

張敬之，則天時每思唐德，唯以祿仕，謂子冠宗曰：「吾今佩服，乃莽朝之服耳。」累官至春卿侍郎，當入三品，子弟將通由歷於天官。有僧泓者，善陰陽算術，與敬之有舊，謂敬之曰：「六郎無煩求三品。」敬之曰：「弟子無所求，勵此兒子耳。」敬之弟訥之，為司禮博士，有疾甚危殆，泓師指訥之曰：「八郎今日如臨萬仞間，必不墜矣。」皆如其言。

武三思亂政，壽春周憬，慷慨有節概，與駙馬王同皎謀誅之。事發，同皎遇害，憬遁於比干廟自刎，臨死謂左右曰：「韋后亂國，寵樹奸佞。三思干上犯順，虐害忠良。吾知其滅亡不久，可懸吾頭於國門，觀其身首異處而出。」又曰：「比干，忠臣也，儻神道有知，明我以忠見殺。」三思果敗。

神龍初，桓彥範與張柬之等發北軍入玄武門，斬張易之等，遷則天於上陽宮。柬之勒兵於景運門，將引諸武以誅之。彥範以大功既立，不欲多誅戮，遽解其縛。柬之固爭不果。既而權歸三思，諸同謀者咸曰：「斬我項者，桓彥範也。」彥範曰：「主上疇昔為英主，素有明斷，吾留諸武，使自致耳。今日事勢既爾，乃上天之命，豈人事乎？」尋並流放，為三思所害，海內咸痛之。

節愍太子以武三思亂國，起北軍誅之。既而韋庶人與安樂公主翊中宗以登玄武門，千騎王歡熹倒戈擊太子，太子兵散，走至鄆縣，為宗楚客之黨所害。三思嘗令子宗訓與安樂公主凌忽太子，太子積忿恨，遂舉兵而死，兆庶咸痛之。

睿宗皇帝即位，悼太子殞身殉難，下詔曰：「曾氏之孝也，慈親惑於疑聽；趙虜之族也，明帝哀而望思。歷考前聞，率由舊典。太子，大行之子，元良守器，往羅構間，困於讒嫉，莫顧斧鉞，輕盜甲兵，有此誅夷，無不憤惋。今四凶滅服，起何追，方申赤暈之冤，以抒黃泉之痛。可贈皇太子諡曰節愍。」先是，宗楚客、紀處訥、冉祖雍等奏言：「相王及太平公主與太子同謀，請收付獄。」中宗命御史中丞蕭至忠鞠之，至忠泣而奏曰：「陛下富有四海，貴為天子，豈不能保持一弟一妹，受人羅織。宗社存亡，實在於此。臣雖至愚，竊為陛下不取。《漢書》云：『一尺布，尚可縫；一斗粟，尚可舂；兄弟二人不相容。』願陛下詳之。且往者則天欲立相王為太子，相王累日不食，請迎陛下，固讓之誠，天下傳說。且明祖雍所奏，咸是構虛。」中宗納其言，乃止。起未詳。